

## 第三十九章 太後聖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長公主的眼中閃過一絲怯色，愁苦道：“四年了，監察院居然還不放鬆，真怕哪天被查了出來...聽說陳萍萍大人回家省親，一直不肯回京，如果...他真的就甘心養老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不見得。”皇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忘了四年前，是陳萍萍入宮與皇上談了一夜，才讓皇上收回了指親的旨意。前些日子陳萍萍回鄉省親，範建趁機入宮，皇上才又將晨兒指給範閑，又明說了將來你不要再管內庫的事情...如果陳萍萍現在人在京都，隻怕這門婚事還有變數，說不定就真隨了你的意...或者說，隨了宰相大人的意。”

長公主掩嘴一笑說道：“皇後這話說的，如果這門親事不成，您也應該高興才是，畢竟二皇子就會少了一條撈銀子的門路。”

皇後微笑道：“我有什麼好高興的？其實說到底，這也不

過是兩個孩子結親的事兒，成與不成，與本宮關係不大...母後也說了，以後孩子們的婚事我可以操操心，這範家的事情我就不操心了。”

長公主麵色微變，卻依然笑著說道：“娘娘說的有理，那我這做母親的，就更沒有什麼好急的了，雖然那個範閑出身不怎麼光彩，但這些日子看來，倒也有幾分才學，再說晨兒的精神這些天似乎有了些起色，說不定還真是喜事將近，帶來的好處。”

兩位慶國最有權勢的女人，就這樣安靜對坐著，飲茶閑敘，似乎剛才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。兩個人誰都不願意鬆動自己的心防，誰都不願意去做那件事情??殺死範閑，婚事自然告吹，範家後繼乏力。二皇子沒有了支持，宰相高枕無憂，長公主依然病弱不堪地管著內庫，為有需要地人提供源源不絕的銀子??隻要死一個人，似乎圍繞皇宮權力分配的困局便會迎刃而解。

但偏偏，卻沒有人願意出手，畢竟不是四年前，畢竟京都不是澹州，這裏有無數雙眼睛，就算是皇宮裏麵的人。也不可能再用暗殺這種手段來對付一名大臣地兒子，尤其是在這種敏感的時期，而且...畢竟柳氏這一輩子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\*\*溝裏。

太後寢宮之中。那位看上去年高德劭的老太太垂下自己花白的頭髮，感受著身後那隻穩定的手正在梳理著自己的頭髮，低聲說道：“為什麼我會生這麼蠢的一個女兒？”

身後那人微笑說道：“可您還是最疼長公主，不然當初也不會讓皇上做出那樣的安排，也不會幫宰相大人暗中做了那麼多事。”

太後歎了口氣。說道：“林若甫這個人，真不知道是他負了我那兒，還是我兒害了他...對了。你這條老狗眼睛毒，說說看，皇上到底為什麼要讓範家那小子娶晨兒？”

那人聲音有些猶豫：“郡主也到了該嫁的年齡，而且身體確實也怕難以好轉，許給範家倒是合適，不過婚事隻是其表，關鍵還在於陛下那道模稜兩可的口諭，這樣大一筆產業，就讓一個外姓人來管。莫非...陛下覺得皇後與長公主太過親近，又對太子真地不滿，所以剝了長公主的權，準備讓二...”他忽然發現自己雖然服侍了太後幾十年，但在這件事情上發表的意見已經太多了，所以住嘴不言。

太後微怔，臉上像菊花瓣地一樣的重重皺紋漸漸鋪開，說道：“國事陛下管，家事我管，那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。”

那人諂媚說道：“太後聖明。”

“這件事情你做的很不聰明。”司南伯範建在書房裏冷冷看著自己的兒子。

範閑苦笑著，白天的時候就知道，一定逃不過這輪責問，也不多作解釋，隻是老實認錯。

“你不是一個蠢人，郭保坤身邊也沒什麼厲害人物，如果你真要打他一頓出氣，為什麼會露出這麼多馬腳？”不等

範閑解釋，司南伯又冷冷說道：“不要說什麼，打人不報名，等於沒出氣地廢話！”

範閑知道是柳氏向父親傳述自己白天的說話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看見他臉上幹淨無比的笑容，範建便無論如何也氣不起來了，歎著說道：“說說吧，鬧這麼一出是為了什麼？”

範閑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一是昨兒夜裏與靖王世子喝了頓酒，覺得這朋友可交，借著打架這事兒，把他和自己綁在一處，將來身後有靖王府這個靠山，不論做什麼事情，總是方便些。”說完這句話，他偷偷看了一眼父親地眼神，發現沒有什麼異常，才繼續說道：“二來郭保坤這廝欺人太甚，我得讓他知道我是不能惹的。”

範建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這第二條理由說得過去，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...是你打心裏抵觸那樁婚事，所以想自敗名聲，好讓宮裏踢你出局。”

範閑沒想到根本沒有瞞過父親，微微一怔，思琢著該如何解釋。

範建又冷冷說道：“而我先前說你不聰明，也就是因為你拖了靖王下水。要知道郭家是太子那派的人，靖王世子卻是二皇子那派的人，你打郭保坤，拉靖王世子，這事兒落在別人眼裏，豈不是要說我們範家已經投靠了二皇子？”

範閑裝作吃驚道：“慶國上下都知道，父親與靖郡王交好，妹妹與柔嘉郡主也是打小的朋友，兩家關係之親密，甚至可以說是官場之上的異數，難道...您...？”

“不要忘了，你奶奶當年是陛下的乳母，這靖郡王也是她帶大的，那時候陛下忙於別地事情，所以都是由我帶著玩，兩家的感情自然極好。”範建哼了一聲說道：“但私交是私交，公務是公務，國事乃國事。這宮裏的事情，又豈是我們做臣子可以議論的？太子如今依然是太子，一國之儲君，如果陛下萬年之後，我們範家當然要忠於太子。”

範閑聽出這話裏的病來，笑著說道：“太子如果不是太子，那又怎麼辦？”

說來奇怪，聽著兒子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，司南伯範建卻沒有絲毫吃驚，也沒有教訓他，隻是淡淡說道：“這隻有陛下才能做決定，任何在陛下沒有決定之前就站了陣營，都是錯誤的做法。”

“孩兒明白了。”範閑終於得到了痛打郭保坤後想要的一個結果，“範家不站在太子一邊，也不站在二皇子一邊，隻是站在...陛下這一邊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建寒聲道：“如果不想站錯隊，就不要急著搶站，而且隻要你永遠站在最強者的

一邊，你就永遠不會犯錯，而這整個天下，最強的自然就是陛下。”

“萬一陛下駕崩了呢？”範閑不懷好意地看著父親，知道他對那個皇帝確實忠心耿耿。

“陛下春秋鼎盛，比我年紀還小。”範建微笑道：“將來是將來的事，是你們這一輩人的事。”

...

“你知不知道，為了讓你能夠輕鬆地從公堂上走下來，我們與郭家今天在朝廷裏暗中交了多少次手？大理寺，刑部，吏部，到處都可以看得見我們兩家的影子，郭家最後甚至還找到了監察院，如果不是陳萍萍不在，說不定你今天真的回不來了。”

“陳萍萍？”範閑皺了皺眉，對這個名字實在是很耳熟，當然知道對方便是整個慶國陰暗力量的掌權者，但是明知道範家與監察院之間的親密關係，所以他有些納悶：“為什麼陳萍萍在，我就回不來了。”

“因為他反對你娶長公主的女兒。”範建冷冷道：“這次急召你入京，就是因為陳萍萍回鄉省親，無法在陛下麵前說話，才讓你入京趕緊確定這門婚事，倒不完全是因為那位姑娘的病情。”

範閑望著父親問道：“費介是我的老師，您與陳院長的關係也一直密切，為什麼他會反對？”

“不對，在外人看來，我與監察院之間並沒有太深的關聯。”範建淡淡說道：“至於他為什麼會反對，很簡單，因為就某些事情的看法上，我和他有分歧，所以會導致完全不一樣的判斷。”

“什麼看法。”範閑盯著父親的雙眼，一絲都不遊離。

範建皺了皺眉，最終還是決定告訴這孩子一部分的事實：“陛下不喜歡太子，但是皇後與長公主親近，而長公主掌管著內庫的銀錢出入，這是一筆暗帳，很容易從裏麵取出銀子，這個事實讓陛下很不放心。”範閑心頭大驚，說道：“原來...陛下是怕東宮有變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